

Auto portrait

自画像

(法) 爱德华·勒维 著 王明睿 译
Edouard Léve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自画像

(法) 爱德华·勒维 著 王明睿 译
Edouard Levé

Auto portrait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杀·自画像/(法)勒维著;王明睿译.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208-13685-4

I. ①自… II. ①勒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小说集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7530 号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邵敏
插图 高昱

封面装帧

Topman
Design



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
TEL: 021-64750887

世纪文睿出品
Century Literature

自杀·自画像

[法]爱德华·勒维 著 王明睿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8

插页 18

字数 85 000

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 S B N 978-7-208-13685-4/1·1507

定价 35.00 元(全二册)

导 读

自画像：一幅不可能的图景

文 / btr

1

请做好准备：《自画像》将很可能有别于你过往的任何阅读体验。它不是一本自传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由文字构成的人物肖像，所以它不属于由《道连·葛雷的画像》（奥斯卡·王尔德）、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

(詹姆斯·乔伊斯)和《一位女士的画像》(亨利·詹姆斯)等文学经典组成的参照系,而在某种意义上有点接近保罗·奥斯特书写父亲的《一个隐形人的画像》,却又在本质上几乎成为它的反面——如果说奥斯特的书写是让隐形的现形,那么爱德华·勒维仿佛是在书写一种不可能。《自画像》也迥异于那些表面上与之略显相似的先鋒文学文本:它不像纪约姆·阿波利奈尔的图画诗那样自足并追求形式,也不像大卫·马克森(David Markson)那样以后现代的方式来构建叙事,也没有对他影响颇深的潜在文学工厂作品中的那种游戏感,而是一次独特、异质而大胆尝试。

2

且让我们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来描述《自画像》——

1. 这本一百多页的小书只有一个段落;

2. 这个段落有近两千句短句组成，最长的句子也不足半页；

3. 这些短句几乎都是陈述句；

4. 这些陈述句的主语大部分都是“我”；

5. 所有句子的内容都关于“我”：讲述了“我”的喜好、感觉、观点、经历、观察等；话题则涉及童年回忆、政治、性爱、文学、艺术、心理感受、哲学思辨等；

6. 这些句子虽然在书页上呈现出一种顺序，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的顺序，读者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读，以任何顺序读。或者说：时间和叙事是不存在的；

7. 这些陈述句往往简单、直接、戛然而止。相邻的两句句子之间常常并无关联，或仅有晦涩而隐秘的关联。

3

“点彩派” (Pointillism) ——评论家们经常会用这个

词来形容爱德华·勒维的写作风格。当谈论《自画像》时，这个形容显得更加准确：点彩派画家反对在画板上调色，而只用原色的彩色粗点堆砌来作画，利用人们视网膜的感知特性来创造整体印象；爱德华·勒维的《自画像》里的每一句句子不啻就是那一个个原色粗点，它们并没有先后顺序，或者说，它们是非线性的，因此这些句子无法构成叙事，而只能在读者读完全书后留下一个总体印象。或许正因如此，《自画像》没有分段，它仿佛要予人一种印象：这些句子是同时出现的。

然而，画像真的出现了吗？当爱德华·勒维将关于自身的一切和盘托出、仿佛无止境地谈论自身时，我们是否看见了一幅关于作者的、更真实的图景？

4

“我五音不准，所以我不唱歌。”“因为我有趣，所以大家就认为我是幸福的。”“听一位老人讲述自己的一

生时，我在想：‘这人是他自己的一座博物馆。’”“不想改变东西不意味着我是保守的，我喜欢让东西自己去改变，无需亲力亲为。”《自画像》里的每一句陈述句的确都令读者对作者有了更多了解。

“我不写回忆录。我不写长篇。我不写短篇。我不写剧本。我不写诗歌。我不写推理小说。我不写科幻小说。我写碎片。”“我努力成为自己的专家。”“确切描写我的生活比过我的生活要花去更多的时间。”“说起自己的话题时，我会滔滔不绝。因为喜欢听别人讲述他们自己，我谈论自己时就没有任何顾虑。”《自画像》中也有不少像这样充满元叙述意味的句子，作者在描述正在进行的写作时，也在探究人是否真的可以了解自己，并通过描述自己为他人所了解。

但最终，在全书近末尾处，爱德华·勒维写道，“我写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但那又怎样？”值得注意的是：这是全书中唯一一句反问句，它带有那些客观却刻板的陈述句所没有的感情浓度。爱德华·勒维似乎在问：当

时间不存在，当叙事缺席的时候，这些真实的叠加最终达成了什么？他表达了一种对于自画像是否可能的怀疑。

5

《自画像》(*Autoportrait*) 是法国作家爱德华·勒维已出版的四部文学作品之一，其他三部分分别是《著作》(*Oeuvres*)、《日志》(*Journal*) 和《自杀》(*Suicide*)——书名皆仅由一个单词构成。《著作》虚构了 533 本不存在的书，并加以描述，其中一些（如摄影图册《美国》和《色情》）后来被实现；《日志》是对新闻陈规的戏仿和反讽；《自杀》则以第二人称描述了一幅多年前吞枪自杀的作者好友的肖像。而最惊人的是：就在爱德华·勒维把《自杀》手稿交给出版社十天之后，他自杀身亡。

“你读字典，就像其他人读小说。你说，每个词条

都是一个人物，会出现在另一个词条的解释里。”《自杀》里的这段话仿佛在鼓励读者以《自杀》中的“你”来解释《自画像》里的“我”甚至作者自己——或者，在更宽泛、更本质的意义上，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乃至存在的意义。

如果说，《自杀》中使用第二人称是在暗示叙事者（“我”）与自杀离世的作者好友（“你”）之间“交流之不可能”的话，那么《自画像》所说的则是“我”了解及描述自己之难。《自画像》是一张试图穷尽描绘自我的清单，一张翁贝托·艾柯所说的“无尽的清单”——如同英译本封面上那幅作者自绘的插图：白色的点终究敌不过无尽的黑，似乎要湮没其中——《自画像》成功描绘了自身之不可能。

6

但这悖论般的不可能丝毫没有减弱阅读的乐趣。《自

画像》是一本充满智性的书。即使放弃了叙事，即使采用了最直接、无修饰的陈述句，爱德华·勒维依旧不时展现了他的奇思妙想（“躺在草地上，我想起六岁时有过的眩晕，那时我躺在草地上想，如果没有重力我就会掉到天上。”）、幽默感（“如果上帝是一位女神，我会更加相信她。”）、对语言的敏感（“Titbit 这个词不知为何让我想到了恋童癖。”）和哲学深度（“造就我风格的，不是文字，而是思想。”）；在更多时候，他对于日常生活的种种思考，对于文学、艺术的看法仿佛是对读者的一种邀请：就好像《自画像》是一张庞杂的测试问卷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——而就在这时，自画像就变成了一面镜子，不可能的似乎变得可能了。

2014年2月27日

年少时，我认为《生活使用说明书》会教我怎样活着，而《自杀使用说明书》则教我怎样死去。我在国外待了三年零三个月。我喜欢看向我的左边。我有一位朋友在背叛中享受。旅行的结束留给我悲伤的味道，如同小说的结束。我忘记那些不开心。我可能在不知情的時候，和杀了人的人说了话。我要朝死胡同里看去。我不害怕生命尽头的东西。我没有真正在听人们在说些什么。人们几乎不了解我却给我起了绰号，我感到诧异。有人对我不好，我对此后知后觉，惊奇于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：恶可以说是不真实的。我记录。我在两岁时对萨尔瓦多·达利（Salvador Dali）说过话。竞争刺激不

了我。确切描写我的生活比过我的生活要花去更多的时间。我在想，老去时，自己是否会变得反动。光着大腿坐在人造草上，我的皮肤没有滑动，它在摩擦。我骗过两个女人，我向她们坦白时，一个对此无所谓，另一个则不是。我拿死亡开玩笑。我不爱自己。我不讨厌自己。我忘不掉去忘记。我不相信撒旦存在着。我的犯罪记录是空白的。我希望季节持续一周。我更喜欢一个人的无聊而不是跟其他一起无聊。我阔步在空旷的地方游荡，在冷清的餐馆吃饭。对于食物，我更喜欢咸的而不是甜的，生的而不是熟的，硬的而不是软的，冷的而不是热的，香的而不是无味的。如果冰箱里没有任何吃的，我就不能安静地写作。离开烟和酒，我也能过活。在国外，当对方在交谈时打了嗝，我就会犹豫地笑一笑。我注意到一些人没上年纪就头发灰白。我不看医学专业的书籍，尤其是描写某些疾病征兆的段落，这更好：我越是发现它们的存在，就越是看到它们在自己身上扩散。在我看来，战争太不真实了，我都难以相信父

亲曾经参加过战争。我见过这样一个人，他的左脸表达着和右脸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爱纽约。我不说“A比B更好”，但是说“我更喜欢A，而不是B”。我不断地比较。当我旅行归来，最好的时刻不是经过机场也不是到了家，而是在连接两者的出租车路程上：这仍然是旅行，却是更为真正的旅行。我五音不准，所以我不唱歌。因为我有趣，所以大家就认为我是幸福的。我希望永远都不会在牧场上找到一只犁耳。比起一把锤子或者一颗螺丝钉，我更不喜欢单词。我不认识毛头小子。在英语国家的橱窗里，我用法文方法念出“sale”^①。我和一个动来动去、打呼噜、呼吸声音大或者拉床单的人在一起时睡不着。我能和一个安稳不动的人抱在一起睡觉。我有个想法，开一家梦之博物馆。为了语言的方便，我有个癖好，把不是朋友的人称为“朋友”，我找不到其他词来形容这些人，我认识他们，很

① 英文 sale（销售）与法文 sale（脏的）同形异音异义。

喜欢他们，但并没有和他们建立任何特殊关系。火车上，与行进方向相反时，我看不见迎面而来的东西，却看得见离开的。我不为退休做准备。我认为袜子上最好的部位是那个洞。我不关注自己银行账户上的余额。我的银行账户很少赤字。《浩劫》、《创刊号》、《扎伊尔国王》、《急诊室的故事》、《提提卡失序纪事》和《征服克利希》，它们比最好的虚构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。让-马克·夏波利拍摄的现成电影比最好的喜剧更能把我逗乐。我有一次尝试了自杀，我已经四次想尝试自杀。夏天，远处割草机的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美好回忆。我扔东西有困难。我的一位祖先有保存的怪癖，他去世时，人们找到了一只鞋盒，上面有一张标签，认真地书写着：“小小的细绳头什么都做不了”。我不相信智者的智慧会消失。我曾有个计划，写一本地方文书志，誊写寻常百姓的手写信息，并且分门别类：寻找丢失宠物的启事、挡风玻璃上给政府部门看的免停车费证明、对证人未经许可的传唤、物主变更的通知、办公留

言、家庭留言、给自己的留言。听一位老人讲述自己的一生时，我在想：“这人是他自己的一座博物馆。”听一位美国黑人战士和法国社会学家的儿子说话时，我在想：“这人是现成的。”看到一位脸色苍白的男人时，我在想：“这人是他自己的幽灵。”我的父母曾经每个周五晚上都去影院，直到他们有了电视机。我喜欢纸袋的清脆声，但不喜欢塑料袋的声音，它使人烦躁不安。我有时会听到一颗果子从树枝上掉下，而不是看到。专有名词让我着迷，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含义。我有个朋友，在家请客吃饭时，他不在桌上放空盘子，却像在餐馆一样放上盛满食物的盘子，这样就不必再去盛菜了。我曾经过了好几年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日子。比起和凶恶的人在一起，和彬彬有礼的人在一起时更让我不自在。我在回忆旅行时，比起那些美好的，糟糕的讲述起来更为有趣。如果一个孩子称我为“先生”，我会张皇失措。我第一次看到人们在我面前做爱，是在换妻俱乐部里。我不在女人面前手淫。我在图像面前比在回忆面前手淫得

更少。我从不后悔说出了自己真正在想些什么。爱情故事让我生厌。我不讲自己的爱情故事。我几乎不说和我在一起的女人，但喜欢听朋友讲他们的女人。一个女人和我分开一个半月后，在一个远方的国度和我重聚，我不想她，几秒钟后明白自己不再爱她。在印度，我有天晚上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瑞士人坐大巴旅行，我们穿过了喀拉拉平原，我在几个小时内跟他说了我的事情，和我在好几年内跟好朋友说的一样多，我知道不会再见到他，他是一只不会有麻烦的耳朵。我有时会疑神疑鬼。看老照片让我相信身体是在变化的。我靠近靠近我的东西。我不吝啬，我赞赏恰如其分的开支。我喜欢某些制服，不在于它们代表着什么，而在于它们因功能而产生的朴实。我有时会向某个我爱的人宣布自己的好消息，也会惊愕地意识到，他嫉妒了。我不希望有出名的父母。我不好看。我不难看。古铜的皮肤穿着黑衬衫，从某些角度来说，我会觉得自己好看。我更经常地觉得自己难看而不是好看。我觉得自己好看的时刻不会正好是